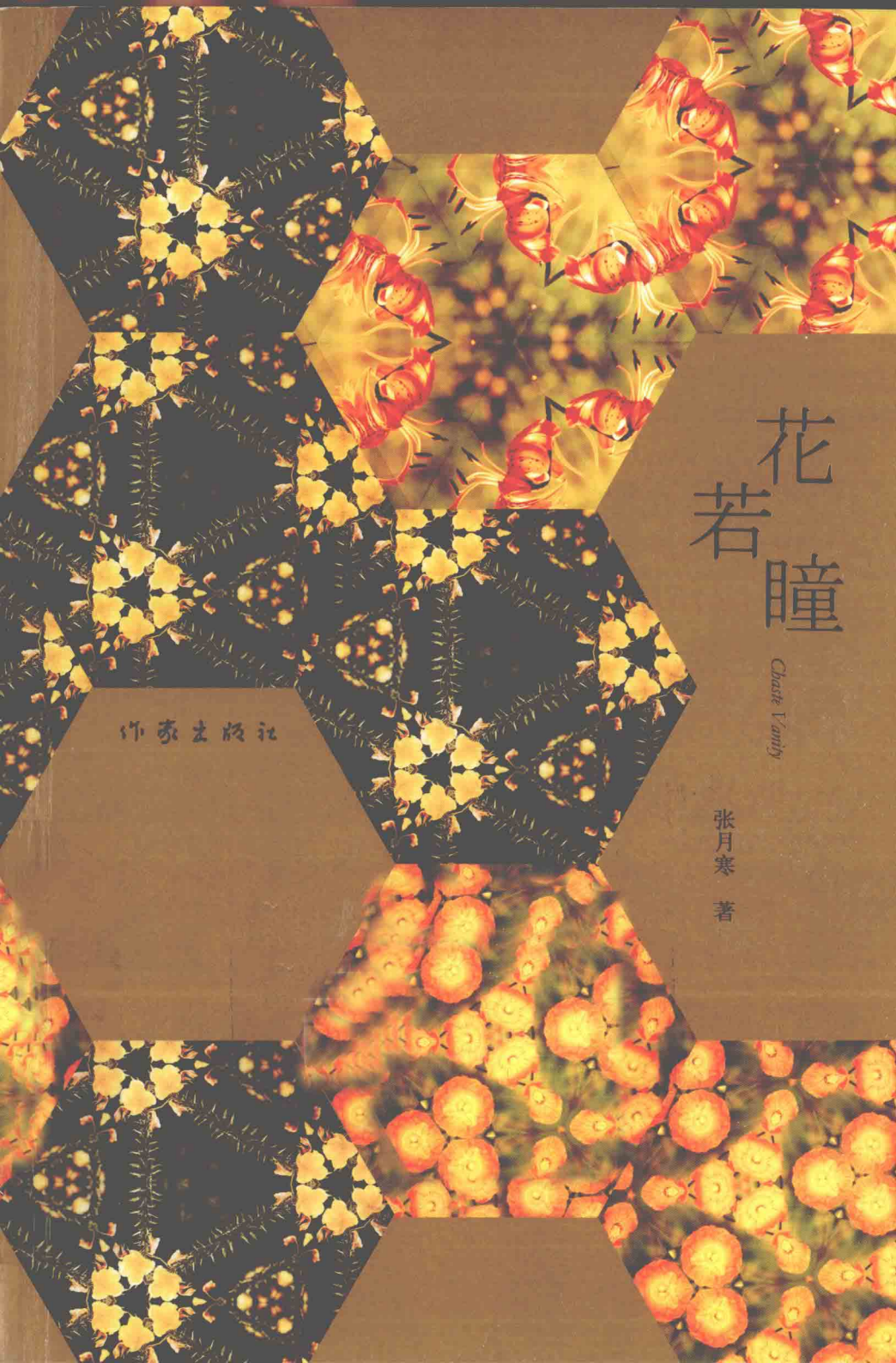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 若 瞳

Chase Vanit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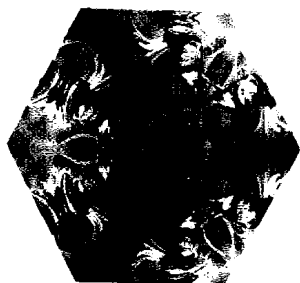
张月寒 著

作家出版社

花 若 瞳

作家出版社

张月寒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若瞳/张月寒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94 - 3

I. ①花 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5454 号

花 若 瞳

作 者: 张月寒

责任编辑: 贺平 晓月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7.25

版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94 - 3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青嫩大一

花羽芊：橙纷大三 / 1

梅若霓：青嫩大一 / 6

童瞳：幻蓝大二 / 10

第二章 上课

花羽芊 / 12

梅若霓 / 15

童瞳 / 20

第三章 运动会

花羽芊 / 24

梅若霓 / 27

童瞳 / 31

第四章 小燕衔泥

花羽芊：小燕衔泥 / 35

童瞳：所谓人生 / 37

梅若霓：细节侵蚀 / 40

第五章 校园旅社

花羽芊：拍戏 / 44

梅若霓：校园旅社 / 47

童瞳：钱 / 49

陆剑明：1970年春，越南 / 53

第六章 校园炸弹

花羽芊：厌倦 / 57

梅若霓：校园炸弹 / 59

童瞳：曾经心痛 / 63

匡青黎、陆锋器：高二 / 64

第七章 台上台下

梅若霓：恍若自信 / 67

花羽芊：腹背受敌 / 69

童瞳：别人的热闹 / 70

花、若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/ 71

第八章 暑假

梅若霓 / 73

童瞳 / 76

陈名轩 / 79

梅若霓 / 80

第九章 新学年

花羽芊：紫熟大四 / 83

梅若霓：幻蓝大二 / 86

童瞳：橙纷大三 / 87

第十章 穿越

花、若、瞳：临危受命 / 91

梅若霓：银质荷叶形烛台 / 93

花羽芊：七彩宝石如意 / 97

童瞳：金嵌红宝石蜻蜓簪 / 99

第十一章 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

梅若霓：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 / 102

花羽芊：筛选公理 / 105

梅若霓：琴房 / 107

第十二章 求婚

花羽芊：求婚 / 112

梅若霓：终于 / 115

童瞳：出差 / 117

梅若霓：得即失 / 119

第十三章 两个女孩的约会

梅若霓：甜蜜 / 124

童瞳：两个女孩的约会 / 125

梅若霓：美院画展 / 129

第十四章 网中鱼

花羽芊：大四下，即将毕业 / 132

梅若霓：大二下，失恋期 / 135

童瞳：大三下，失去 / 137

第十五章 是年冬天

闫闰生 / 140

梅若霓：他的道歉 / 144

童家父女的自尊隐性：回忆 / 146

第十六章 女孩最痛的东西

花羽芊：人们的泪 / 151

梅若霓：眼泪的直觉 / 153

薛明艳：女孩最痛的东西 / 154

第十七章 大学之夜

陆锋颢：酒精清醒 / 161

李琼：大学之夜 / 163

梅若霓：揭开最后一层皮 / 166

第十八章 失恋疗伤

陆锋颢：远走拉萨 / 168

童瞳：毕业后一年 / 171

梅若霓：失恋疗伤 / 173

第十九章 完美追求者

梅若霓：大三寒假 / 175

童瞳：毕业后两年 / 179

梅若霓：完美追求者 / 181

第二十章 生日

梅若霓：交往的隐忧 / 184

路草草：紫熟大四 / 186

梅若霓：生日 / 190

第二十一章 拜见叔叔阿姨

梅若霓：拜见叔叔阿姨 / 194

童瞳：毕业后三年 / 200

第二十二章 自习时代

陆锋霓：自习时代 / 202

梅若霓：紫熟大四 / 203

梅若霓：看新房 / 206

第二十三章 毕业

毕业后一年 / 209

陈名轩：海边小城 / 213

陆锋霓、梅若霓：毕业 / 215

第二十四章 新婚之夜

陆锋霓 / 220

陆锋霓妻子 / 223

第一章 青嫩大一

花羽芊：橙纷大三

微凉晚间，她在寝室里细细拾掇着。

一面很大的长方形木框镜正对着大三女生花羽芊的脸，年轻、毫不犹豫的面孔。美容液、精华、晚霜，她一层层地滋润着自己。越是年轻，越要保养，她近来越发懂得女人年华易逝的道理。这么想着，手上的涂抹也愈见精细。突然，放在镜子旁的手机凭空响了起来。她平静地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端立刻传来喧哗的、酒宴蒸腾的吵闹气。

“喂——”她轻轻地说。

对方是她正在发展的投资商之一，一个饭局要叫她过去。

太没诚意。她想。已经开吃了才叫我去。于是她软软地敷衍了他，说晚上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声音里立刻现出很自然的鼻塞声重。

挂断电话后，她接着在脸上淡淡地敷了一层粉。其实她平时以不化妆居多，仗着自己天生丽质。但今晚要见的人，是她现阶段最重要的一个，于是她少不得修饰一番。

打开衣柜，看着自己的衣服。那么多的色彩，跳跃在窄窄逼仄

的一方空间，隐隐散发出Chanel Chance的味道。学校的衣柜对她来说，早已不够用了。选出一件黑色及膝小风衣，蓬蓬的下摆、细细的束腰，有点赫本的感觉。修长颈项间恰到好处地点缀着一条艳红色的爱马仕复古方巾，拎起一只金色漆皮手袋，留下满桌杂乱的化妆品，准备出门。一个女人精心打扮赶赴一场约会，有时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。

正想着，刚放进手袋的电话，又响了起来。

她看着来电显示上的号码，神色间突然有些异样。接通以后她略带嗔怪地说：“不是叫你今晚别打电话给我吗，我在图书馆看书，这里很安静的。”好好地给对方说了几句，她又道：“知道了，明天放学在你们学校门口见。乖，拜拜！”

挂断电话，她长舒一口气，这才真正下楼。

楼梯是开放的镂空式样，暴露在周围的空气中。一阵风来，她的风衣、头发、整个心，都被吹翔了起来。周围几个宿舍楼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灯光，偶尔可见对面楼的女生洗完了头站在阳台上自然风干头发。有的人在电脑前吃着一碗泡面，还有匆匆下楼上自习的人，一些刻苦而上进的灵魂——她想，平常的大学生活，平凡的大学生女生，她离这一切，已经越来越远了。

花羽芊不慌不忙地走下楼：美女总是没有迟到这一概念的。看见那辆黑色的Benz，顾诚北已等了有些时候。恍惚中她仿佛又见到另一个人的影子，昨天，那黑黑的影子也立在暗处等她，越发显得修长。她当时心中分明有满满溢出来的什么东西。但此时，一定神，她看见的还是楼下那辆车，没有别的什么人。

昨天和今天，她都是这样打扮好了匆匆地下楼。但彼时在寝室楼下树木阴影中等待着她的，是精神；而现在，则是物质。一个女

人的一生，是不是总要在这两者不断地选择间而苛求某种最大程度的平衡？

现在的花羽芊，也许看上去是热闹的，总是车接车送、应酬不断，身边有富足的物质和神秘的英俊男友。可这热闹背后却是一地冷清。年华易逝，但她悲哀地发现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真正长久。她手中拥有的都是些不确定的东西。她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女孩。她也知道真正的生活并不永远光华璀璨、激情四溢。但没有一个女人不希望在自己最美的年华绽放出奇光异彩，向往那种披上华服、粉墨登场、万人艳羡的舞台式青春（这点艺考出身的花羽芊，就更无法避免）。多年后，她可能后悔，她真的可能后悔。不过现在，她有她的选择。

走到楼下，花羽芊打开车门，里边传出喧嚣的音乐：顾诚北总喜欢把门德尔松放得超级大，仿佛音量越大，艺术就越高雅似的。坐上去，她对车上的男人微微一笑，对方心不在焉地抱了她一下。然后，一切疾驰而去。她望着车窗外模糊熟悉的校园，那些具象建筑在渐渐远离的她的眼中，已经抽象成一种颜色，一种很灿烂的色彩，一种失去的美好。她不知道自己将驶向何方，前方是否有这个男人许诺的鲜花缀锦烈火烹油，在静静等着她。

她想起今年生日，顾诚北微笑着为自己一一戴上成套的珠宝，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恍惚中她觉得这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眼前的这个男人，这个三层豪宅内有着电梯的、妻子烧好饭和儿子一起看电视等他的男人，花羽芊想，或许她是真的有些爱这个男人。不为他的钱，不为他的魅力，只为着他有能力承担她想要的未来。

他们如果一直就这样下去，究竟谁得谁失？她不知道。顾诚北

显然比自己精明。然而一个女孩在这世上，选择实在有限。她眼看着就已经再也找不回她曾经的生活，但她今后的生活也是一片茫茫。

从认识顾诚北到坐上他车的那天以后，她似乎一直很快乐，因为她无论想要什么就能很快得到，他也似乎很爱她。她这才体会到更多金钱的更大力量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她想要什么牌子的衣服什么价格的化妆品，无论多么难买各地专柜多么断货，顾诚北潇洒的一个电话，过不了几天，想要的一切就总会呈现在花羽芊狭长魅惑的眉眼间。这世上的一切，似乎只要顾诚北一个电话，就都能解决了。

她喜欢他的强大，喜欢他的承诺，但她知道他们一定会分手，在不远的将来。因为，她还年轻，而他永远不可能离婚。

但是今天，她却无端想了这么多。也许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她脑中只是她不敢思考而已，她一直在欺骗自己。可是她没办法，学艺术这种东西，真的太烧钱。如果不认识顾诚北的话，最近这几支广告她也不会接到。而且，还有那些一次也断不了的美容护理、乐器培训、形体塑形。一个真正美女背后的堆砌，是人们想象不到的金钱和艰辛。别以为美女是天生的，别以为美女是那么好当的，演艺圈太不好混。

他们在车上长久无话，她不忍看他开车时的侧影，因为那其中总透着一丝冷酷。Man and woman，即使身处彼此体内的时候，都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对方。最近又最远的两个世界。

此时的窗外，正是这个城市最热闹的时刻，一片灯红酒绿。城市的夜晚大都是这样。当黑暗降临，人工的光亮在这个城市上空渐次浮起的时候，坐在疾驰车子中的人们，凝望车窗上飘过、映现的一些五颜六色和浮光掠影，一种迷惘压抑的调调也就适时而生了。

每个人都是为了自身的欲望，在这茫茫世上无尽地奔流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一辆又一辆车的灯，探照着花羽芊寝室楼下贫瘠简单的白桦树；一次又一次，却是她愈加华丽美艳地下楼。环境依旧陈旧，同学依旧贫乏，只有她，日甚一日的耀眼鲜活。无数窸窣窸窣不可知的谣言，在她每一次这样下楼的前后瞬间，蔓延如荒草般滋生在她身前身后的所有名节。

女孩，在暗夜中各样车灯的照射下，究竟毁却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。在躯体一次又一次绽放的瞬间，她是否仍会想念，仍会愧疚？曾经的纯洁显然已经不再，今后的救赎却仍是遥遥无期。如何拯救自己，她不知道，她眼下所能做的，似乎只是一味地向前向前，一味地撒娇撒娇，一味地索取索取。

可是，物质越富足，她的心灵就越空虚；她的心灵越空虚，她就越要求物质的富足。在哀伤古典旋律的衬托下，来来往往的车辆昭示了一种默剧似的意义，划过她空洞的思绪。

其实知道女大学生最诱人的是什么吗？

除了青春，除了美貌，除了所谓的“知识”和“素质”……是一切还未成形。

是因为年轻的年龄和校园的环境或束缚，使她们短时间之内做不出任何改变。男人都喜欢把女子圈养起来，而女大学生，是这社会上那么好操纵的一类猎物。男人们的目光全都虎视眈眈地聚焦到大学校园，寻找最完美的猎物，寻找类似的替代，寻找低成本的艳遇。

梅若霓：青嫩大一

黄昏时的黄，是比任何人工熏制的黄都要有意境的一种颜色。大一女生梅若霓看着手中逐渐被昏暗淹没的密密铅字，扭亮了左边的小台灯。暖融融的色彩霎时照在面前的小说文字上，她微微揉了揉自己看了一下午书的酸涩眼睛。

泡了杯咖啡，她掀帘走进阳台。幽幽冷冷城市上方的风，裹挟着都市的灯光和尘嚣、消失和永恒，款款拂过她毫无风霜的脸。她身披一件粗线编织的开襟绒线衫，目光散散地望着楼下，对面寝室楼走下一个漂亮的女生身影，钻进树木阴影中一辆黑色的奔驰。

大一过去三分之一了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似乎并没有多少男生追求梅若霓。不过现阶段，她也觉得自己是不适合谈恋爱的，恋爱观貌似仍停留在中学时代，幼稚和脆弱。某一天的某一瞬间，她或许会对某个男生产生某种好感。可是，没有任何征兆的，另一天的另一瞬间，这种好感就会因着他的某种举动或表情或话语或任何东西，而莫名消失。

一种孤独。就像那年，睁眼睡在前往西双版纳的颠簸卧铺车上，她被钉在那个一尺见方的床中，望着车窗外忽远忽近的月亮。车绕着盘山公路默默前行，每绕一圈，那月亮仿佛就近了一点。想念刚刚熟悉起来的朋友，而少年的友谊刚刚建立她就要离去。那时她充满无法解释的忧郁和前往另一个陌生地域的恐惧。

成长的日子随父母的工作变动总是在迁徙，所以她经常莫名其妙想念某个地方。比如说昆明某个犄角巷里的一间租书店，中年老板焚着一炉沉香屑，一整下午地面对屋檐下默默游走的猫。她每次去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在纳西族老板亲手用山梨木做的粗犷茶几前，喝一壶醇香的糯米茶。

想起自己年轻的人生，有种凉薄感。上大学后，梅若霓循例参加过班干和学生会的选举，各得一个不痛不痒的小职衔。她也并不太在乎，反正生活有点充实就好。学生会选举结束的那天夜晚，和室友李琮一同走向寝室。微凉晚风，两个女孩，人生未曾开启的样子，某种共同的未知和期待。裙角撞着裙角，有浅浅的默契，撞入她们年轻的心。

寝室空间明显太过狭小，让她觉得不适。她有很多书，然而上大学后显然不能全部带来。虽然学校有图书馆，但是又有固定的闭馆时间，而且她看着不属于自己的书，总觉有些别扭。多年后她明白，很早以前她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此刻、现在，她对未来的一切虽不是那么清晰地预见，但她在一种孩子的朦胧中，就渐渐地朝那方面，做着各种殊途同归的努力。

7岁的一个落雨傍晚，梅若霓的母亲苏叶从外边带回一套《三毛全集》。

“妈妈是爱读书的。”她说，“都说我成天眼里就是钱钱钱，可我当初是喜爱文学的。想当年我嫁给你爸，就是因为他诗写得好。”苏叶说完似笑非笑地睇了梅若霓一眼，就像30年代某类颇有人缘的少奶奶。

9岁吧，一天晚饭，她父母又未归家。她记得自己在蛋炒饭的烟火之气中看完三毛的《五月花》，小小的、剪着齐刘海的脸气得

直流眼泪，又不知怎么发散出去这一股子情绪。她小时候挺调皮的，于是把家里的保姆哄过来，说要给她好好打扮。

“苏姐，我真受不了霓霓，她整天就在捉弄我啊！”当苏叶带着一股春雨的清寒气息，从外边回来在门口挂大衣的时候，保姆向她抱怨道，“教她英语也不好好学。她上次说要调混合香水，最后喷到我身上，哎呀！冒了好多泡泡，她肯定把洗衣粉也加了进去呀！”苏叶在淡笑，边安慰她，边瞅着缩在巨大藤制圈椅里的梅若霓，虽然低着头，但小脸粉嘟嘟地在坏笑，身子使劲憋着颤抖。苏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看着小保姆脸都气红了，只得安慰她道好好干，过段时间给她介绍个好对象。当晚，窗外的雨下了一夜，9岁的梅若霓没有睡着，听着雨声，恍若觉得自己也在热带雨林气候的拉哥斯，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痛苦，为自己不能远走世界的渺小心灵，为生活中拴在自己脚上的无形绳索。

此时，寝室外伸的檐头下，也落起了丝丝点点的春寒小雨。刚喝完一杯咖啡的梅若霓看了下手表，这么快就到七点了。楼下打伞上晚自习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她掀帘走进屋里，拿了两本要还的书，走下楼。清凉的晚风在她耳边，呼呼地吹起一轮新意。

漫步在路上，她感觉校园的地面似乎都很新的样子，水泥路面泛着刚下过小雨的潮湿光泽。此刻，她满足仍旧是满足的，能在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学习自己最感兴趣的专业，她真的觉得很幸运。

高考结束后，正是填志愿的关键时期。她和母亲，一头一尾坐在客厅长方形饭桌的两端，空气里有种冰冷的澄静，窗外一片树林的绿色，浓浓地滴到客厅的棕色地板上。

“你出国读酒店管理不好吗？”苏叶百忙之中抽出一下午的时间，专门和她谈这事。